

# 沉默的村庄

威利·布莱德尔著



校对

文学小丛书

# 沉默的村庄

威利·布萊德爾著

張威廉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內 大 街 32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3 號

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928 字數 38,000 開本787×940 耗 1/32 印張 2 7/16 插頁 2

195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 5000 冊

定價 (2) 0.21 元

## 前 言

威利·布萊德爾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著名的小說家，是革命家，也是和平戰士。從一九一八年德國共產黨成立時起，他就是最早加入的黨員之一；一九四六年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合併成德國統一社會黨以後，他是該黨黨員。

布萊德爾於一九〇一年生在漢堡，是一個雪茄煙工人的兒子，自幼就不得不靠自己的勞動生活，在一家工廠里當旋工；後來他又在一條商船上做工，到過很多地方，積累了許多成為一個工人階級作家必要的生活經驗。由於他經常參加黨領導的革命工作，因此不斷受到反動政府的迫害，曾好幾次被捕入獄。他最初的文學作品“N和K機器廠”就是在獄中寫成的。

希特勒在德國攫取政權後，他轉入地下工作，不久即被捕送進集中營監禁了一年多。一九三四年末，布萊德爾到了莫斯科，主編“言論”雜誌，團結流亡的德國作家，共同進行反法西斯的鬥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蘇德戰綫向德國士兵作宣傳工作，熱情地號召他們反對法西斯主義，說明惟有如此才能

挽救德国的前途。

布萊德爾于一九四五年歸國，繼續從事寫作和社會活動，曾獲得一九五〇年民主德國國家獎金。現在他是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藝術學院副院長，作家协会理事，主編“新德意志文學月刊”。

他最有名的作品是“親戚和朋友”三部曲，這是德國自十九世紀末葉到解放為止的工人運動的一幅完整的寫照。他近年來的作品還有“一個德國兵的遺囑”，“台爾曼傳”，“棗園的宴會”等書。目前他正在計劃寫一部反映德國解放後社會發展的三部曲或四部曲，第一部已經脫稿，名“英雄的序幕”。

“沉默的村莊”是布萊德爾于一九四八年寫成的一個中篇小說，敘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生在一個村莊里的故事。作者在本書中揭發了希特勒軍隊潰退時的暴行，同時也指出，凡是隱瞞罪行、包庇兇手的人，事實上就是共謀犯；那些人“由於胆怯，由於恐怖，而不敢承認一樁重大的罪行，因此不得不繼續製造一切條件，再來充當一些可恥的罪行的意志薄弱的工具”，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另一方面，他也歌頌了德國的青年一代，把新的國家的新的開始寄托在他們身上。

譯 者

安特烈司·馬柯斯是罗司篤克<sup>①</sup> 社会科学学院的学生，在上貝尔納博士第一堂課的时候，他那副聰明活潑的、象敞着的窗戶一样对博士望着的臉，就引起了博士的注意。就是这个学生，在一天下課之后，跑来提出了一些关于講師所闡述的辯証法的若干基本特徵的反对意見。尽管他高声說了些同意的話，但是內心的抗拒还是很清楚地流露了出来；在这位大学生辯駁的話里，可以看出他那种正在萌芽的認識和他从这种認識中获得的可惊的快乐。

講師和学生一同散步，穿过土堤上的园林，談談古代希腊人的智慧和他們当前許多时人的褊狹。天色还不很黑，那些長凳上上还坐滿了一双双的小情侶，他們就接受了一株老栗树的延攬，这株老栗树用了它伸張的極枝把他們籠罩在令人舒适的朦朧暮色里面。

---

① 罗司篤克是民主德国的一个行政区和它的首邑名，旧屬梅克倫堡州。

貝尔納博士問他这位新交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从战争中逃脫出来的。回答的話更提高了他对这个学生的兴趣。他是在汉堡生長的，一年前才从加拿大的英国俘虏营里釋放回来，他将来想当建筑师。

“建筑师嗎？”貝尔納博士惊异地問。

“是的，您一定很奇怪，我为什么却先进了这个社会科学院吧？”大学生回答。“您瞧，是这样的。在我替人家建筑房屋或桥梁之前，我要先知道知道他們的社会結構。我一向就对于建筑史、裝飾术、尤其是对于所謂美的建筑术发生兴趣。但是我想把建筑史研究得比較一般人所研究的更全面些。如果我研究东方民族的建筑术、希腊的建筑术或者中世紀早期的基督教的建筑术，而不了解产生这些建筑术的时代——我們說它是社会的建筑术罢，那对我有什么帮助呢？我心里所想象的最高目标是，”他兴高采烈地帶笑接着說，好象这个目标已經很形象地出現在他眼前，“从我們現代社会改革的精神出发来改革建筑术。”

“这是个偉大的也是个美好的目标，”講師肯定說。他接着又講道：“我觉得您这样一步步地学习是很有条理的。虽然有些專家会觉得奇怪。但是您怎样会想到这样做的呢？有一位建筑大师提供过这

个方法嗎？”

“这我可不知道，”安特烈司思索着回答。“我总觉得以前的建筑师們不需要这样做；他們的生活是深入而且密切結合着他們的时代的。今天的情形不是如此；今天的建筑术成了一种手艺，而大多数人也就只学会了这一点手艺。因此，我們現在建筑师很多，可是建筑艺术家却很少。”

这个大学生安特烈司·馬柯斯特別受到貝尔納博士的賞識，他具有对于一个健康的青年所能要求的一切：活潑、誠实、开朗、有强烈的求知慾。博士知道了这个年輕人已經在加拿大的俘虏营里以及在本国遭受过許多艰苦的、足以令人絕望和頹喪的社会經歷之后，对于他这一切更感到惊异和快慰。根据他对俘虏营的描写，說得那么好听的“袍泽友爱”<sup>①</sup>是彻底破产了。自私自利、卑鄙、諂媚、謊騙等行为是毫无顧忌地恣肆着；为了一点細微的利益就可以出卖旁人。“至于在本国的遭际呢……不錯，这是自成一章……是一部悲剧，我告訴您。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應該講还是不应该講。”

“您的意思是指这个支离破碎的德国嗎？那个

---

① 这是希特勒对他的部下所宣傳的一套話，指軍隊里士兵們相互之間的友爱。

炸毀了的漢堡嗎？……這我也想得出來，對於您一定是一種不堪入目的景象。”

“唉，不是！……這絕不是頂壞的事情。我看到過更痛心的事，看到過毀滅了的人，如果您要這樣講的話。但是這也並不是正確的名稱。那些人，那些負罪的人們，由於胆怯，由於恐怖，而不敢承認一樁重大的罪行，因此不得不繼續製造一切條件，再來充當一些可恥的罪行的意志薄弱的工具。這，——不錯，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我在路易樂斯和許威林<sup>①</sup>兩地之間的一個小村里体会到了這類事情。這個村庄叫獨爾哈根，它的命運在我們祖國並不是個別的，但是村中居民的舉動，至少我希望，對於我們的民族講來不是一般性的，否則……那就不堪設想了。”

“您講講看，安特烈司。您在那獨爾哈根究竟体会到了些什麼事情呢？”講師催着說。“您究竟怎麼會上那里去的呢？”

“我的未婚妻愛莉卡就住在那里。她的父母有一個农庄……獨爾哈根嗎？唉，如果要我統統都講給您聽，那可能是一段很長的故事，而您的時間是寶

---

① 許威林是民主德國一個行政區和它的首邑名，和羅司篤克相鄰，舊屬梅克倫堡州。本文所指的小村即屬許威林管轄，下文中所提到的進城，便是指到許威林去。

貴的。”

“您大概很早，在战前，就到过这村庄吧，对嗎？”

“在战前？不，沒有去过！但在我当俘虏之前是去过的。爱莉卡和我是在战时在留培克<sup>①</sup>認識的。后来，——不錯，我是时常到独尔哈根去的，和那边的农民也很熟識。”

“那么您为什么在回国之后对他們这样失望呢？”

“真是，我應該怎样对您講呢？統統都变了。——那些人改变得真厉害。不錯，他們是农民，他們也就和向来的农民一样，尤其是和梅克倫堡的农民一样：不爱說話、自顧自、貪心，但是另一方面又是善良、热心、富于幽默、多少也有点如人家所講的公正。但四七年我回去的时候，覺得他們改变得很奇怪：粗暴、仇視，而且沉默、冷酷地沉默。这个独尔哈根在一座大林子里面，离开公路相当远，固然一向就是一个幽靜的、好象在梦境里的村庄，但是現在它成了一个沉默的村庄；大家都緘默得象墳墓，板起死人一样的面孔，躡着脚步，貼身走过。就在爱莉卡那和藹的臉上也隱伏着惊惶和恐怖的神色。还有她在看到我

---

① 靠近許威林。

的时候发出的那种叫喊，——后来我都明白了……但是我現在已經在开始講了。”

“您講，安特烈司！您講！我很想听一听这个沉默的村庄的故事。”

“如果不耽誤您的時間——我已經說过，这是一段很長而且不愉快的故事，”他犹豫地接着說，显然他自己也决不定講还是不講。

这师生两个，一老一少，默默地并坐了好一会。剛起的晚风在他們的头上把栗树叶子吹得簌簌地响。从瓦尔諾河方面——这条土堤是一直延伸到那边去的——傳來一只杜鵑的不停的啼声。一輛电車隆隆地駛过克留配林門。

“我剛才說，她看見了我就惊喊起来，”大学生又开始講下去。“我那时候实在就應該看出事情有点不大对头了。但是我当时把她的喊声和她那种慌張的神色解釋到另外一方面去了。女孩子們有时候是很特別的，她們在高高兴兴的当儿会号啕大哭起来，而在她們應該哭的时候反而会笑。

“她和她的父亲在蘿蔔田里工作；我老远就看到她了。我在俘虏营里待了三年，三年是一个長时期，尤其是如果一个人身在加拿大而心却时时刻刻在怀念着德国，梦想着德国。我們悲欢交集地和祖国初

次重見是在不来梅<sup>①</sup>，是英国的輪船把我們送回来的。請您相信，不单是我一个人，我們大家的臉上都挂着眼淚；这眼淚是我們很想忍住的，但还是流了下来，象血从沒有痊癒的創口里流出来一样。当那些廢墟和以前雄壯的鐘楼的殘骸默默地面对着我们的时候，我們的欢呼声都哽住在喉嚨里了。那些以前的造船厂的龐大鉄架都东倒西歪地躺着，好象是死去的史前巨兽。两岸的厂房都被擄掠一空。在港口有一条貨輪沉在水底，桅桿和一段烟囱还伸出水面。这是我們和祖国第一次重見时的情形。……

“我在办完了手續之后就到汉堡去。同样的景象，一个受到战争严重損害的城市；到处都是断垣殘壁和許多、多得令人可怕的瓦礫堆。但是，一点也不錯，这是汉堡，我的故乡，我确是用了更热爱的目光去看它，在它那变了样子的面貌背后看到了我从极早的童年以来就熟悉的各种景象。我不怎么去看那些廢墟，却尽看那廢墟之間的活跃着的生活，那种兴奋的劳动，卡車接連不断地在面目模糊的街道上輾輾行駛着，运貨火車从廢墟上面的高架上隆隆地通过易北河桥直駛到平坦的郊野去，还有工厂的烟囱

---

① 德国北部次于汉堡的重要商港。

零落地矗立着在冒烟，好象这些廢墟下面还有余烬未熄。汉堡是活着，虽則只是一片瓦礫上面的悽慘生活。我甚至还觉得在这些廢墟里面萌动着一种比較以前更活跃的生活，以前的生活只是过得舒适一点、随便一点。譬如我們把一个螞蟻窠搗毀了，使它完全混乱起来，那么那些沒有死的螞蟻也会来回奔走，忙着工作的。

“我去找我的住在汉堡的姊姊，她的丈夫是一个煤商，是一个坏蛋。他在希特勒时代是納粹分子，在英国人手里又成了民主人士，手里搞了不少財產。但是这說起来沒什么意思，也并不屬於这段故事。我現在还是講我到我的未婚妻那里去的事情罢；我們的通信几乎已經中断了一年，我想曉得一点确实的情形，因为在一年里可能发生許多事情，即使是在独尔哈根这样一个被上帝所遺忘的小村里。

“我象小偷一样从我們祖国的西部溜进了东部。我好比一个流浪者，順着公路踱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啊，真的！……

“讓我先簡單講一講关于独尔哈根的事情。我不記得在哪里看到过一句話：冗長的年鑑是幸福时代的可靠標誌。如果这句話說得准确，那末独尔哈根的农民自从三十年战争中瑞典的騎兵破坏过这村庄

以来，已經享到三百年值得艳羨的幸运了。独尔哈根沒有史籍。在国内只有少数人知道有这个村庄。它的名字是不見經傳的，因为在它的附近沒有打过什么大仗。独尔哈根沒有一个容克<sup>①</sup>，因为独尔哈根的田地是瘦瘠得被容克們所看不起的。这村庄几百年来世代相傳，沒有起过什么重大的变化。死的死，生的生，也象春去秋来，播种收穫一样。我們今天的三十年战争<sup>②</sup> 虽然在它最后一段时期里也把它的流血的脚步穿过了独尔哈根，而且我已經預料到将来这名字会写在所有的教科書和历史書上的，但这决不是光荣的記載。

“現在再講这村庄。它建立在林地上面，四圍是茂密的森林。直到本世紀初，才貼近独尔哈根筑了一条鐵路，是一条通到内地去的支綫。独尔哈根也和我国所有的村庄一样，有一座战士紀念碑、一座教堂、在村庄牧場边上有一个消防所。这里的农民是所謂自由农民；这村庄向来沒有地主，剛才已經說过，这里的土地太不能打动大地主們的心了。但是这些农民們就他們的产业来講差別是很大的。其中有一

---

① 容克是德国的貴族地主。

② 这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破坏的程度好比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

个拥有一座大庄园，附带寬敞的牲口廐舍和許多佣工；而大多数独尔哈根的农民，即使那些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的，所有的田地也不多，最多只可以称为中农，他們必須吃尽辛苦，才能从这沙土的田地里打出一点剛剛够餬口的粮食来。此外还有些小农民，他們只有几亩田，由他們的妻儿們耕种，而自己必須另外去掙錢，不是在鉄路上，就是到附近維克村的鋸木厂里去工作。

“关于那时候从黑沉沉的松林里面可以望見的独尔哈根，我所要講的就是这些。这四周被森林所包圍的村庄的田地，早先可能是荒地，因为在路边上到处还蔓生着很肥的荒原草<sup>①</sup>。在插着标誌的地面上并列着种有各色各样作物的田地，一壠是正开着花的馬鈴薯，一壠是干枯了的大麦，中間又是分得清清楚楚的油菜和蘿蔔，还有一种葯草，它在这个沙土上長得特別茂盛。

“三棵象勇士、又象魁梧的卫兵一样的古老的槲树矗立在村庄入口的前面。它們怎么会跑到这針叶林地区来的，沒有人知道。据說，古时候就在这树蔭下审問案件，正象一个日耳曼的人民公审大会一样。

---

① 这是德国荒原上所長的一种草名。

在中間那株槲樹的前面放着一張長凳，獨爾哈根的村民干完活之後時常愛在這兒歇上幾分鐘，同時在他們回到村莊去之前再眺望眺望他們的田地。

“我剛才已經講過，我望見了愛莉卡在蘿蔔田里工作。但是她還沒有看到我。因此，我就想在槲樹下的板凳上坐下來，心里先做好重見的準備。出於我意外的是板凳沒有了。這很奇怪，因為這裡正是獨爾哈根村民所非常喜歡的地方。人們每次穿過村莊散步，總是到這三株槲樹底下為止。還有人說，獨爾哈根多數的村民都是在這樹蔭下懷孕生下來的呢。我就靠在一株槲樹的樹干上望着田里的愛莉卡。如果這距離沒有使我看錯，那她是胖些了。她以前也是個健壯的農村姑娘，現在我覺得她有一點婦人的樣子，成熟些了。如果她發現了我，她會怎麼講呢？她一直對我忠實嗎？我回到德國才三天，但是我已經聽到了一些極難以令人相信的事情。據說，有些丈夫從俘虜營里回來的時候，他們的妻子已經和別人結了婚，帶着一大群不相識的孩子了。我想起了在加拿大目睹的一幕悲劇。那里有一個老資格的俘虜，這就是說，他是在三九年就被俘的。四年之後，他結交了一個在同一个城市里生長起來的朋友。有一天，這個新來的俘虜說道，他認為特別倒楣的是他

結了婚才一年，而且他們這年紀輕輕的一對還沒有  
一點收穫；他說他恐怕要等到妻子的上嘴唇長出毛  
來，才能够再見到她了。在談話中，雙方說起了各自  
的妻子，恰巧都叫不常聽到的渥爾拉。這三九年就  
被俘的人臉色變了，用發抖的手從軍衣口袋裡掏出一  
張已經捏舊了的相片來。‘這——這就是我的妻  
子呀！’——‘哦，’他回答道，‘我一向還以為她是我的  
呢。’我一邊望着愛莉卡，一邊想起營裡的這件事。  
她也許已經有了別人吧？

“我應該怎麼同您講呢？在我們見面的最初幾  
分鐘裡，我真相信是這樣了。‘安特烈司！’她叫道，  
把眼睛瞪得大大地對着我，臉色變成蒼白。我猶豫  
地向她走過去，看見她在發抖。完啦，——這是我當  
時所能想到的一切。

“但是情形並不這樣。只是她說道：‘我們快走  
開！我們快走開！’使我覺得很奇怪。

“‘可是上哪兒去呢，愛莉卡？’我問道，同時把她  
拉到我身邊來。

“‘離開這裡！離開！’她拉着我離開這棵柵樹。  
我隨着她擺布；我是被我自己的想像搞迷糊了，所以  
簡直想不出什麼好主意來。今天回想起來，我當時  
一定是變得目瞪口呆了。